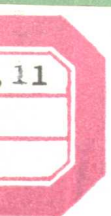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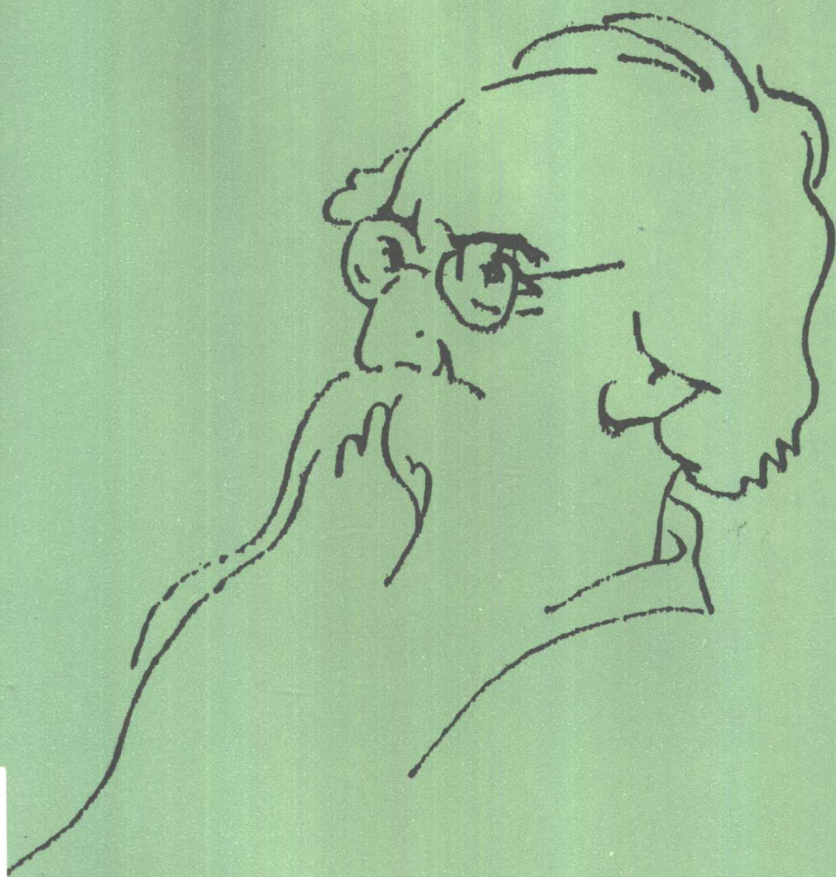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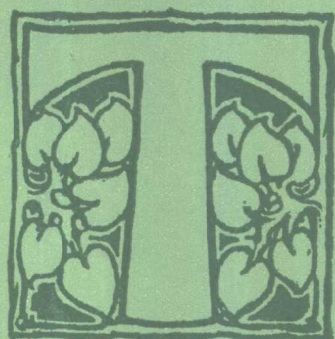


泰戈尔

作品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357.11
1
25

泰戈尔作品集

五

053170

中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目 次

四个人 (石真譯)	3
偷来的宝物 (俞大綱譯)	85
两姊妹 (尹召譯)	95

中 短 篇 小 說

1916—1933

四个人

伯 父

I

我从偏僻的小乡村来到加尔各答，考进大学。那时候，沙奇士是大学四年級的学生。我們的年龄差不多一样大。

第一次会見沙奇士，我立刻心中暗想：真是一顆亮晶晶的星啊！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細长的手指如同火焰；他的皮肤白皙——不，說是白皙还不够，那是一团耀眼的光輝。就在我会見沙奇士的那一刹那，我仿佛窺見了他的內心，洞察了他的灵魂，因此，我立刻对他发生了好感。

奇怪的是沙奇士的同班同学，他們大多数都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敌意。其实，原因也很簡單：一个和大家完全一样的普通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引起大家对他进行攻击。可是，如果有人敢于冲破傳統的愚昧，显示出人类內在的光輝和独特的个性时，便会有一部分人对他一味盲目崇拜，另一部分人对他不分青紅皂白地拚命攻击。

和我同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学生們，不难发现我在暗暗崇拜

沙奇士。这似乎总使他們不舒服。因此他們从不放棄在我面前咒罵沙奇士的任何机会。我知道，眼睛里如果落进沙子，就会越揉越痛；——不入耳的話，最好不回答。但是有一天，當他們針對着沙奇士的人格尽情毀謗的时候，我再也不能保持緘默了。

我的困难是：我过去并不認識沙奇士；而对方呢，不是他的远亲便是近邻。他們越是異口同声恶狠狠地說：“这些絕對是事实！”我就越是忿忿不平地嚷道：“我一点也不相信！”后来全宿舍的人都磨拳擦掌地咆哮起来：“你真是野蛮，真是下流！”

那天夜里，躺在床上，我心中憤懣，气得落下泪来。第二天，在課間休息的时候，沙奇士在圓湖边树蔭下的草地上，斜躺着讀一本书，我不經介紹，便冒昧地走向前去，慌慌張張、咕咕嚕嚕地对他胡說了一陣，連自己也不清楚說些什么。沙奇士合上书本，一声不响地凝望着我。沒有看見过他的眼睛的人，是不会知道他的这种注視象什么样子的。

沙奇士对我說：“那些誹謗人所爱的只是誹謗，并非真理。因此，急于想向他們证明誹謗的无稽，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我說道，“对于撒謊的人……”

“他們并非撒謊，”沙奇士打断了我的話，接着又說：“我有个开油坊的邻居，患了風癱病，手脚发抖，不能工作。去年冬天我給过他一条相当值錢的毛毯。当天我的僕人西布气冲冲地跑来对我說：‘老爷！那家伙顫顫巍巍的全是假装的。’我要是有一点好处，那些誹謗我的人也会把它說得糟不可言。他們和西布是一流人物，而且他們相信自己所說的完全真实。我的幸运使我有这么一条多余的貴重的毛毯，可是，所有西布一流的人物却一口咬定說我没有权利来占有它。为这事和他們爭吵，我倒感到难为情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曾给他任何答复。我只问道：“他们说你不信神，是真的吗？”

“是的，”沙奇士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我的头低下了。我和同宿舍的人争辩，一向都认为沙奇士决不会是个宗教的叛徒。

我和沙奇士开始交往，就受到两个致命的打击。第一：初会面时，我以为他是个婆罗门。他的面孔象是白色大理石雕刻的神象；又听说他姓马里克，我们村子里就有一家姓马里克的婆罗门望族；但是沙奇士的家世却是一个开金店的商人。而我们固守正统的卡亚沙一姓，一向相信在我们的血管中循环着高贵种姓的血液，对于第三种姓的商人向来抱着一种出自内心的轻蔑态度。第二：我一向坚信，无神论者比杀人犯，不，甚至比吃牛肉的人^①还要罪恶滔天。

我不再说一句话，只呆呆地凝望着沙奇士的面孔。我看到那闪耀在他脸上的特有的光辉——那灵魂深处的崇高的火焰在光闪闪地燃烧着。

谁也不会梦想到我在无数次转世投胎之后，有一天竟会和一个商人种姓的同学同坐共餐，或者我的坚信无神论的狂热竟然青出于蓝，超过我的老师。但是，后来两者都成为事实。

卫尔肯斯是我们学院的教授，他学识的渊博和他对于学生的轻蔑恰成正比。他认为：到印度的大学校里给一群孟加拉孩子讲授英国文学，是一种奴僕或苦力的职务。因此，他在讲授弥尔顿或莎士比亚的课堂上，连遇到“猫”字的时候，也要给我们下个注解：猫，a quadruped of the feline species^②。只有沙奇士

① 印度教徒供奉牛，向不吃牛肉，吃牛肉被认为是最大的罪恶。

② 意思是：一种猫科的四足兽。

特別受优待，可以不記筆記。他常常这样說：“沙奇士，我会賠償你坐在課堂上听讲的損失。到我家里来吧，在那里你可能換一換口味。”

这常常使他的同學們更加气憤。他們說，洋大人所以特別喜欢沙奇士，是因为他的肤色白淨；而沙奇士呢，为了取媚洋大人也就毫无忌憚地以无神論者自居了。他們中間也有一些自以为絕頂聰明的人，装出非常勤恳的样子去找卫尔肯斯，向他借閱有关实证哲学的书籍。他拒絕了，說他們不懂。他們連研究无神論的資格都沒有，这只有使他們反对无神論和反对沙奇士的情緒更加高漲。

2

关于沙奇士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被人毀謗的种种原因，我曾搜集过不少材料，并且把它記錄下来。这些材料，有些是我和他交往以前的事，有些却在以后。

加格莫汗是沙奇士的伯父。他是当时有名的无神論者。說他不信神，似乎还不够——他根本不相信有神存在。正如海上战斗舰的舰长，他的重要职责不在于駕駛船只而是击沉敌舰一样，加格莫汗遇到机会就和虔誠的印度教徒展开战斗，使他們灭頂。这是加格莫汗的信条。他常和印度教徒以如下的方式辯論：

如果有神，我們的智慧便是神的賜予；

但是，智慧告訴我說：神不存在；

所以，是神自己說的：沒有神。

“但是，”伯父繼續說，“你們却当了他的面撒謊，偏要代他回答說：确实有神。这罪恶的懲罰便是你們要被三千三百万男女神灵擰歪了耳朵，勒索罰款。”

加格莫汗結婚的時候還只是一個小孩子。他的妻子去世時，他還很年青。他讀過馬爾薩斯的學說，所以他不再結婚。

他的弟弟訶里莫汗是沙奇士的父亲。訶里莫汗的天性和他的哥哥是这样地大不相同，我这样写，人們会疑心我在編造故事。但是故事为攫取人們的信任，只能小心地进展，而事实由于沒有負担这样的任务，因此也就不怕变得怪異。所以世界上并不缺乏两兄弟性情如同黑夜与白昼那样恰巧相反的例子。

訶里莫汗幼年多病，身体孱弱。在驅邪符、太平經、苦行者发髻上挤出来的洗头水、名山圣地的尘土、供过法力无边的神仙的祭品和用很多錢买来的婆羅門的祝禱……所筑成的堡垒中，他总算解除了一切災難活下来了。长大之后，他虽然不再生病，但是，“他是太瘦弱了”这种观念却始終不曾从家庭里抹掉。所以，只要能让他活下去，再沒有誰向他做更多的希求。他呢，对于这一点，沒有令人失望，总算尽了責任，好好地活下来了。但是他又总以奄奄一息的样子来恐吓大家。加上他的父亲年青夭亡的前例的威胁，他把母亲和姨母的爱护与关怀全部牵引到自己身上。他吃东西比大家先吃，他的飲食也和大家不同。他的工作比别人少，得到的清閑却比任何人都多。他从来没有忘記过他是需要受到特別保护的人。因此对于不仅是母亲和姨母，还有天、地、太空三界中数不清的男女神灵；不仅是天上的神灵，还有社会上一切有权有势的人——警察长、有錢的邻居、官僚、地主、報館的主笔……，他都能够按照从他們那里得益的多少，恰如其份地报以尊敬和畏惧之情。至于神牛和婆羅門当然就更不会例外了。

加格莫汗所走的道路却和他完全相反。唯恐人們怀疑他想沾光，他对于有权有势的人一概不理。在不敬神这件事上，他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他才敢和天神挑战。他从来没有在人間

天上任何强有力者的面前屈服过。

該結婚的時候，那就是說還沒有達到適當的結婚年齡之前，訶里莫汗就結了婚。生下了三女三男之後，沙奇士出世了，他和他的伯父的相貌是那樣相似，大家都覺得惊奇。加格莫汗也把他親同己出，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

經過心中一番盤算，訶里莫汗覺得有利可圖，最初非常高兴。因為加格莫汗自己担負起教育沙奇士的責任。加格莫汗是當時有名的學者，在英語方面負有特別的盛譽，有人認為他是孟加拉的麥考萊，有人稱他為孟加拉的約翰遜。^①象蝸牛背着笨重的壳，他被那些英文書籍四面緊緊包圍着；循着一片沖積的小圓石，人們會找出山溪的來路，同樣地，在這個家庭里，只要望見那從地板高達天花板的一些書架上排滿了的英文書籍，就明白那里是加格莫汗的活動範圍。

訶里莫汗一向溺愛他的長子普林達爾。他從來沒有拒絕過普林達爾的任何要求。為了他，訶里莫汗經常總是眼淚汪汪的——他認為普林達爾是經不起“所求不遂”的打擊的，任何一點兒不順心意的事都會使他送命。他一點兒也沒有好好地讀過書，很早就結了婚，而那結婚的藩籬也不曾限制了他不到外面胡鬧。訶里莫汗的儿媳常常對普林達爾的行為表示不滿，可是訶里莫汗卻對她大发脾氣，說正是由於她的壓迫，才逼得他的兒子不得不在外面尋求安慰。

加格莫汗親眼看見所發生的一切，為了挽救沙奇士脫離溺愛的危險，他全面照看沙奇士，不肯讓他離開自己一步。沙奇士

① 麥考萊(T.B. Maculay, 1800—1859)和約翰遜(S. Johnson, 1709—1784)是英國的文章家。

还在幼年，他的英文就已經很好，但是他并未停止在这一阶段，穆勒和边沁^①富于煽动性的学說在他头脑里点起了火，使得他自己就象一把无神論的火炬那样的燃燒起来了。

加格莫汗从来不把沙奇士看做晚辈，而是象朋友一样地对待他。加格莫汗认为对于长辈的过分恭敬是一种虛伪和迷信，結果只能把人訓練成更适于做奴才。家里有一位新結婚的侄女婿給他写过一封信，第一行用的是“謹献愚誠于慈祥美妙尊足之前”的旧式函札的套語，加格莫汗給了他下面一篇忠告：

亲爱的諾倫：

我不了解为什么要用“慈祥美妙”来形容人的脚，你似乎也說不出个道理来，因此，那一套全是廢話。其次，抛开我本人不管，只在我的脚前有所奉献；在这方面，我有权告訴你，我的脚只是我的一部分，只要它还和我的整体发生联系，你就不應該把我的整体进行“肢解”，对它另眼看待。还有，人的脚并未具备听取与拿东西的功能，向那里有所奉献，可真是荒唐透頂。最后，关于我的脚，你不用双数，而用复数字形变化，在你可能是用来表示特別尊敬——某些四足兽本来是你們崇拜的对象；不过，事关我在生物学上类屬的确定，我认为，对你的不学无知，我有責任加以指正。

你的加格莫汗

加格莫汗常和沙奇士討論一般人大都遮遮掩掩不敢公开談論的問題。如果有人反对他和青年人談話这样毫无顧忌，他会說：“搗毀了蜂窩，才能赶走大黃蜂。鏟除了产生羞怯的基本根源，首先要打破羞怯思想；我把羞怯的巢穴从沙奇士心中彻底搗毀了。”

① 穆勒(J. S. Mill, 1806—1873)和边沁(J. Bentham, 1748—1832)是英国哲学家。

沙奇士大学毕业了，訶里莫汗开始想办法要把沙奇士从他伯父手中抢救出来。但是活結既然套上脖子，只有越拉越紧；訶里莫汗越是用力拉，沙奇士愈是拚命掙扎。这使他恼恨自己的哥哥比恼恨自己的儿子更厉害。于是，关于哥哥的五光十色的謠言也就到处傳播开了。

假使他的哥哥和儿子只是口头上談談无神論，訶里莫汗并不反对，甚至他們吃了老母鸡，硬替他們在人前詐称是吃了小山羊肉，他都可以办到。^①但是事情变到这样絕望，連撒謊都无法挽救他們了。我只選擇重要的來談一談：

加格莫汗的无神論中最重要的一章是“为大众謀福利”。所謂“为大众謀福利”对于一个无神論者說來，除了絕对的自我牺牲，此外还有什么呢？那里面既沒有建立功勋和希望报酬的企图，也不存在什么身后荣辱的恐惧。如果有人問他，“为大众謀福利”对你本身有什么好处呢？他会說：“没有什么好处，那對我說來就是最大的好处。”他常常对沙奇士說：“孩子，我們是无神論者，这光荣的称号就会使我們无比純洁。由于我們对一切都不崇拜，我們才有力量更多地尊重自己。”

“为大众謀福利”的忠实弟子是他的沙奇士。

他們的邻近有几家皮革批发店。加格莫汗和沙奇士伯侄二人和那里的穆斯林店員以及“不可接触的”制革工人发生了亲密的友誼，并热忱地为他們服务。这使訶里莫汗額头上印度教徒的圣痣都吐出了憤怒的火焰，骨髓里都燃燒起憎恨的烈火。他

① 正統印度教徒不吃葷腥。在孟加拉却可以吃魚和羊肉，但是不能吃鸡，认为它不洁，吃了鸡就会失去种姓。

暴怒到发狂的程度，他必須和他們作斗争。他知道引經据典或抬出風俗习惯来劝阻自己的哥哥，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因此他只抱怨加格莫汗不应该随便浪费祖宗的遗产。可是哥哥却说：“先让我的用度追上你花在那批大肚子婆罗门法师身上的数目，然后咱们再来谈判吧。”

一天，訶里莫汗这边的人发现加格莫汗所住的院子里正在准备一个盛大的宴会，所有的厨子、侍者和僕役們通通都是穆斯林。訶里莫汗气得坐立不安。他叫了沙奇士来，怒冲冲地问道：“是你今天要宴请你那批皮匠老子嗎？”

“我要有錢的話，”沙奇士說，“早就請了。但是，我沒有錢。是伯父宴請他們。”

普林达尔，沙奇士的哥哥也同样憤怒。他焦躁地轉来轉去，并且恐吓沙奇士說：“看他們有本領到家里来吃飯！”

訶里莫汗正式向哥哥提出抗議，加格莫汗說：“你天天給你的偶像献祭，我可从沒有說過一句話啊。我偶然給我的神献上一次供养，你也不該提出反对。”

“你的神？”

“是，我的神。”

“你突然又成了梵教的信徒了？”

“不。梵教的信徒只相信一位尊神，但是他无影无形，我們看不見他；你們崇拜无数的偶像，它虽然具有形体，可是既聾且哑。我們崇拜活生生的神，我們眼睛可以看見他的形体，耳朵又能听到他的声音。对这样的神发生怀疑，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你是說，”訶里莫汗嚷道，“那些皮匠、穆斯林們通通是你的神嗎？”

“不錯，是他們，”加格莫汗說，“只要把供品摆在他們面前，

你就会看出他們是多么神通广大，他們真会伸出手来把东西吃个干淨。你們的神可沒有这份儿本領。我喜欢看这种奇迹，所以我請我的神到家里来。如果你那瞻仰神灵的眼睛还不曾失明，你看了这情形，心里也一定会高兴。”

普林达尔来到他的伯父跟前，扯开喉咙狠狠地叫嚷了一通，并且声明今天他要有一番不平常的举动。

加格莫汗笑着说：“嗨，小猴子！只要你碰一下我的神，你馬上会发现他們是多么有灵驗，他們可不需要我想办法加以保护。”

尽管普林达尔其势汹汹地說了一通大話，其实他比他的父亲更胆小。只有在他能够撒潑的地方，他才显得出本領；至于和穆斯林的邻居挑衅，他可沒有这种勇气。他只有跑来把沙奇士罵了一頓。沙奇士睜大他那双不可思議的眼睛望着他的哥哥，一句話也沒有說。

那天的宴会一切都很順利。

4

現在，訶里莫汗扎紧腰带向自己的哥哥宣战了。他們用来維持家庭生活的經費来自祭产的收入。訶里莫汗在地方法院提出訴訟，控告他的哥哥是印度教的叛徒、伤風敗俗的罪人，已經失掉祭产受托人的資格。体面的有聲望的证人并不缺少——所有印度教徒的邻居都准备出庭作证。

关于訴訟，并不需要訶里莫汗費心。加格莫汗在法庭上公开承认：他不崇拜偶像，不信神；他不考虑什么东西應該吃，什么东西不應該吃，一切能吃的食物他都吃；关于穆斯林究竟是从大梵天身体的哪一部分降生的，他从未动过脑筋，所以他毫不迟疑地和他們一同吃飯。

法官判決加格莫汗不适宜做祭產的受托人。他的律師告訴他，這樣的判決在高等法院里一定會被推翻，但是他拒絕提出上訴。他說，即使是他不相信的神，他也不準備去欺騙他們。只有那些崇拜天神의聰明人，才有那種智慧去欺騙他們的神。

朋友們問他：“以後吃什麼？怎麼活下去呢？”

他說：“真沒有東西可吃，就咽自己的唾沫吧！”

詞里莫汗並不情願炫耀這次訴訟的勝利，他怕由於哥哥的憤恨與詛咒會產生不幸的後果。至於普林達爾，卻一直沒有忘掉過去他不能從家裡把那批穆斯林的皮匠趕出去的恥辱，怒火還在他的心中燃燒。現在，到底誰的神是法力無邊，有靈有驗，終於得到最後證明。所以他一清早便搬出大鑼大鼓，惊天動地地敲打起來。恰巧在那天，加格莫汗有個朋友——他對於他們弟兄之間的爭執一無所知——前來拜訪，他的朋友驚奇地問道：“噢！這是幹什麼？”

加格莫汗說：“今天是我的神舉行隆重的下水禮的日子，所以有這一番敲打。”

此外，普林達爾還自作主張，一連兩天大宴婆羅門。現在，大家一致公認，普林達爾是這家庭里重振家風的一盞明燈。

後來，他們在他們加爾各答住宅中間砌起了一堵高牆，把院子分做兩半。

詞里莫汗堅信，人們對於宗教儘管意見紛歧，對於生活和金錢却有一種天賦的審慎和自私的本能。他毫不遲疑地肯定，他的兒子，如今聞到了菜飯的香味，一定會脫離加格莫汗的空巢，飛進他的金絲籠里來。但是沙奇士卻證明他一點也沒有受到父親的聰明才智的遺傳，他仍舊和伯父一同生活。

加格莫汗一向看待沙奇士如同自己的兒子。在分家的日子，

沙奇士划归他的名下，在他毫不感到惊奇。

詞里莫汗深知他哥哥的天性。他逢人便宣傳加格莫汗所以抓紧沙奇士，是为了使自己的衣食有着落。他装得那样誠懇，几乎是眼泪汪汪地向大家說：“我难道会让自己的亲哥哥受冻挨餓？但是他把我的孩子捏在手心里，对我使出这样卑劣的手段，真使我受不了。我等着，看他还能变出多少花样！”

亲戚朋友把詞里莫汗的話傳到加格莫汗的耳朵里，他簡直惊呆了。他憎恨自己愚蠢，竟未料到居然会有这样的話傳出来。他对沙奇士說：“再会吧，沙奇士。”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沙奇士完全明白伯父是在怎样的一种痛苦的心情之下說出了“再会”这句话的。十八年从未和伯父分离过的沙奇士，如今只好向伯父告辞了。

当沙奇士将他的书籍和行李装上馬車，乘車走了之后，加格莫汗关上房門，默默地躺在地板上。黄昏时，他的老僕人因为要給屋里点灯，去敲他房門，他也沒有回答。

对于人，科学数字的計算并不适用。按头計数，他不过是个“一”，可是在心里他可能是算学上最大的数字。难道沙奇士能以一、二、三来計算？他钻进加格莫汗的心里变成无量无边，掩盖了整个世界。

加格莫汗沒有过問为什么沙奇士要用馬車来运行李。沙奇士并未回到院子那一边父亲的家里，他搬到一所公寓里和他的一位朋友住在一起。每逢想到自己的儿子竟变得和陌生的路人一样，詞里莫汗就会流下泪来。他有一颗非常慈愛的心嘛！

分家以后，普林达尔一意孤行，在他們自己的院子里建起了一个神堂。他愈是想着他的伯父一定会因为受不了早禱晚禱时吹法螺、撞钟鼓的聒噪而十分煩惱，他便越加快活。